

网络“圈层化”背景下青年精神需求的困境与应对

李 萌

(中央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206)

摘要:近年来,网络“圈层化”交往逐渐成为青年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网络圈层间的交往反映出青年面临着精神需求困境,具体表现为:在认知上难以逾越精神“舒适圈”,在情感上囿于双向撕裂的精神“孤独圈”,在价值上深陷良莠不齐的精神“迷茫圈”。为破除网络“圈层化”背景下青年面临的精神需求困境,应不断优化青年精神的认知供给、情感供给和价值供给,破解青年精神“舒适圈”“孤独圈”和“迷茫圈”。

关键词:网络“圈层化”;青年;精神需求;精神供给

[中图分类号]G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5)01-0027-10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5.01.004

The Predica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Youth's Spiritual Need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twork "Circle"

Li Meng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network "circle" interac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young people to eng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among network circles reflect that young people are facing the dilemma of spiritual needs, which are specifically manifested as follows: Cognitively, they find it difficult to break through the spiritual "comfort zone"; emotionally, they are trapped in the bidirectional torn spiritual "loneliness circle"; and in terms of values, they are deeply immersed in the mixed spiritual "confusion circle". To address the spiritual dilemma faced by the young people within the context of network "circle", it is imperative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cognitive, emotional, and value supplies for the youth, thereby free from the "comfort zone", "loneliness circle", and "confusion circle" which confine the youth's spirits.

Key words: network "circle"; the youth; spiritual needs; spiritual supply

圈层源自现实生活中人与社会产生的一系列交集,是一种本就植根于人性的人类文化,具体是指以情感、利益、兴趣等维系的具有特定关

系模式的人群聚合^[1]。“圈层化”是圈层的一种现象和趋势。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青年群体以网络为主要阵地、以兴趣与情感为核心

收稿日期:2024-11-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规划重大项目(VEA200002);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2022KY0177)

作者简介:李 萌(1995—),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纽带,构建起了各式圈层^[2],出现了网络“圈层化”现象。网络“圈层化”,即青年群体在网络社会中,以不同的趣缘为主要依据形成的各式各样的群体类聚^[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作为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价值追求和精神状态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和民族走向。”^[4]网络是青年表达诉求的主要平台,在网络“圈层化”影响下,青年的兴趣爱好、人际关系、知识视野虽然得到拓展,但也面临着“信息茧房”、社交窄化和价值单向等诸多问题。“网络已成为广大青少年学习生活的重要空间,要提高网络育人能力,扎实做好互联网时代的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5]目前,学界关于“圈层化”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关于网络“圈层化”“圈群化”的研究也逐渐涌现,但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圈层化”的机制、特征、传播话语等方面,结合青年群体尤其是青年精神需求的研究较少。因此,只有立足网络“圈层化”这一背景,探索青年精神需求,优化青年精神供给,引导青年打破网络圈层对精神的桎梏,才能更好地把握青年的价值追求和精神状态,进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一、网络“圈层化”:研究青年精神需求的独特视角

青年的精神需求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着整个时代的精神面貌。网络“圈层化”的出现丰富了当代青年的精神生活,成为青年找寻自我、融入社会的重要方式。网络“圈层化”为研究青年成长规律和思想状况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开展研究,有利于深入探索青年的精神世界,精准把握青年的精神状态与特点。

(一)网络“圈层化”

圈层的形成与人的社会交往紧密相关。马克思在解读人的本质时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

社会关系的总和。”^{[6](P135)}在社会交往中,人们会因血缘、地缘、趣缘等各种因素形成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费孝通认为,这种社会关系存在于差序格局中,即“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7]。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各有不同,“每一代人都形成了自己的圈层,并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和很大影响力的圈层效应”^{[8](PVI)}。这种以“己”为中心不断向外扩展,形成具有伸缩性的网络结构,是圈层的本质所在。

数字时代,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网络平台提供了更多可能,人们的交流空间不断拓展,交流方式更加丰富,逐渐建立起了新型的人际关系与人机关系,颠覆了传统的社会交往模式,网络圈层也随之出现。学界关于网络圈层的研究比较丰富,张铨州认为,网络圈层是指社交群体的一种具体形态,即由拥有相似价值观、兴趣爱好的网络用户借助网络平台自主选择聚合而形成的网络社群,并且在这个社群内,成员们相互认同彼此之间的层级差异,并共同拥有特定的风格趣味和价值主张^[9]。由此可以看出,网络圈层实质上是一种以趣缘为纽带联结网民的聚集方式,是群体信息传播的新场域。

(二)新时代青年的精神需求

需求是人类进行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因和力量源泉,包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马克思认为,“生产物质生活本身”^{[6](P158)}是一切人类生存的首要前提,当人们满足这一需求后,“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6](P159)}。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也论及了人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10]。骆郁廷认为,人的精神需要既包括理论需要,也包括情感需要和意志需要^[11];操菊华指出,精神需求是彰显人的主体性的重要维度,它关系到人的切身利益,包括情感需求、认知需求、价值追求等^[12]。

人的物质需求在现实世界中产生,主要目的在于满足个体的基本生存需要;精神需求同样是在社会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人更高层次的需求。

新时代青年的个性鲜明,其精神需求呈现多样化特征。学界关于青年精神需求的研究较少,代表性的观点有:“青年学生的精神需求是指青年学生群体为了不断发展进步而逐渐扩展的精神享受和精神愉悦的需求”^[13],既包括他们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信念的追求,也包括个人的兴趣爱好等;新时代青年的精神需求在求知、情感、道德、审美、意义等方面呈现积极向上、丰富多样、自信自主的特征,但也存在需求发展的片面性、不平衡性和乏力性等问题^[14]。此外,张雪梅等从虚拟偶像崇拜这一现象切入,指出新时代青年精神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15]。宋德孝从高校思政课的角度指出,新时代大学生具有独特的个体体验与群体特质,这让他们产生了多层次、立体化的精神需求。高校思政课应精准对接大学生的精神需求,实现供需平衡的良性循环^[16]。总体来看,新时代青年的精神需求有着鲜明的特征且充斥着多种矛盾,要理性分析并积极回应青年的精神需求,以丰富的精神供给精准对接青年的精神需求,充实青年的精神世界。

(三)网络“圈层化”与青年精神需求的关联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指出,“在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直播、网约车用户中,青年都是主体。”^[17]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青年间的圈层效应日益显著,基于人际关系、兴趣爱好、地域分布等因素,新的群体不断聚集。网络圈层的兴起促成了青年网络“圈层化”,且成为当下网络圈层的显著特征^[3],如“饭圈”“电竞圈”“汉服圈”“二次元圈”“低消费圈”等。网络“圈层化”在满足青年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新问题。

《2023年度年轻人搜索关键词报告》显示,“MBTI测试”“精神进补”“搭子”等词汇成为了年度关键词^[18],“精神”“情绪”“人格”等话题备受关注,由此可以看出,网络“圈层化”背景下青年关注的热点更侧重于精神层面。物质条件的富足促使人的精神需求进一步提升,当代青年在基本的物质需求得以满足之后,开始追求多层次、多元化的精神需求。网络“圈层化”恰恰为青年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青年的精神生活在不同的网络圈层中更加丰富、立体、多样,其精神需求呈现鲜明的“圈层化”特质。基于上述理论背景,本文主要从认知、情感和价值三个层面来分析网络“圈层化”背景下青年的精神需求问题,揭示这些问题的具体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供可能的对策。

二、网络“圈层化”背景下青年精神需求的现实困境

网络“圈层化”背景下,青年的圈层身份呈现多种样态。网络圈层可以满足青年拓宽视野、兴趣互通、情感共鸣等多种精神需求,但长期的网络圈层生活也会给青年带来负面影响,使其在认知、情感、价值方面面临不同的精神需求困境。

(一)认知蒙蔽:难以逾越的精神“舒适圈”

在网络圈层的环境中,青年会接收到诸多具有针对性的定制信息。当青年深度融入网络圈层后,会在无形中为自己搭建起精神“舒适圈”,从而阻隔了原有的良性沟通。一方面,网络圈层中的信息呈现碎片化和去中心化的特征,导致青年长期处于信息过载的状态。大多青年可能同时参与多个圈层,而不同圈层会通过移动设备智能化和多元化的应用服务为青年推送各类文字、音乐、短视频等,这些内容大多贴合青年喜好。海量的信息(质量参差不齐)传播会消解知识的权威性,使青年在庞杂的信息流中难以筛选出正向的、有质量的信息。另一

方面,网络圈层中“信息茧房”效应日益强化,容易使青年深陷圈层身份之中,减少与外部信息的交流。不同的网络圈层有着不同的核心理念,青年或主动选择加入某个圈层,或被动接受某个网络圈层信息的精准推送。一些社交平台、商业网站凭借强大的算法推荐技术,向用户推送“定制”信息,进一步加剧了“信息茧房”效应。这种圈层定制信息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渐加深了圈层之间的隔膜。如果青年长期不间断地接收来自圈层内的大量定制信息,就容易“圈地自封”,忽略外界信息,与圈外人分隔开来。

《圈层效应》中关于Z世代^①有着类似描述,“Z世代的不同之处在于,社群是他们有意识的内心选择,而不是外界强加给他们的,而且他们在不断形成更大的全球社群。”^{[8](P142)}当代青年的物质条件相对优渥、知识面广泛、自我意识较强,更加重视自我体验和自我实现。但这种个性化也使他们难以在原有组织生活中拥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长期待在自己喜爱的精神“舒适圈”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可能逐渐形成一种自我蒙蔽的状态,与外界的隔膜也日益加重。

(二)情感困顿:双向撕裂的精神“孤独圈”

网络的隐匿性使青年更愿意在圈层中展现内心真实的自我,呈现“线下社恐、线上社牛”的状态。他们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转换中可能产生新的矛盾,最终走向精神的“孤独圈”。其一,青年正处于思维成长、观念觉醒的关键期,对情感的诉求更为强烈,网络圈层接纳了青年的现实孤独感,满足了他们的各类情感需求。研究表明,当不良情绪引发病态的强迫行为时,青年学生更倾向于寻求网络帮助来引导自我调节^[19]。在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彼此深刻影响下,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交往逐渐减少,网络圈层中的虚拟身份让青年享受着脱离现实的“便利”与“自由”。然而,当青年不得不回归现实身份时,“虚拟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会产生割裂,

青年停留在虚拟世界的情感难以向现实转化,从而加重了他们的孤独感。其二,网络圈层为青年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但同时也可能使他们落入同质化陷阱。在网络圈层中,青年可以重新设定自己的身份与角色,以独特的方式表现自我,回归自己的真实状态,与“同道中人”在圈层内相聚,最大化地满足自己的意向表达、抒发情绪、寻求身份归属等情感诉求。然而,这个过程也让他们给自己贴上了重重标签,看似找回了“自我”,实则迷失了“真我”。其三,在网络圈层中,青年容易迷失自我,形成窄化的虚拟人际关系,加重与圈外人的情感隔膜。青年在网络圈层的交流中可能会出现“信息孤岛”现象,引发网络群体交往冲突,产生矛盾对立和信任危机^[20]。为不断确证和彰显自身的圈层身份,青年在对外交流时会主动建立圈层边界,这实际上是他们过度依赖圈层的表现。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数智化技术的发展形塑出一种“轻社交”模式,青年越沉溺于轻社交,与熟人社会的情感隔膜就越严重^[21]。青年群体中流行的“搭子文学”便是如此,一方面是热衷于找各种“搭子”来满足情感陪伴需求,另一方面是难以向“搭子”倾诉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当青年通过不断强调身份标签来定义自我时,就会将自己固化在圈层之中,加重网络圈层内外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虽然“圈层”看似满足了青年被尊重、被认可的心理诉求,但是,这究竟是群体的狂欢还是孤独的另一端汇集?网络圈层看似为青年提供了情感的栖居地,但也可能将青年带入了一个双向撕裂的精神“孤独圈”,阻隔了情感的深度交流,难以真正缓解青年的焦虑与孤独。

(三)价值偏失:良莠不齐的精神“迷茫圈”

虽然网络“圈层化”现象迎合了青年个体“圈地自萌、自娱自乐”的社交需求,但其中良莠不齐的信息也可能影响青年的价值判断,使他们沉浸于各自的精神“迷茫圈”,从而出现价值

偏离现象。其一,网络圈层内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可能会干扰青年的价值判断。网络圈层为青年提供了更加私密和小众的社交空间,同时也使得圈内各种信息的质量难以得到有效把控。另外,网络圈层中不乏一些把无知当个性,用低俗博眼球,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利益至上等错误价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息污染与公共领域的滥用^[22]。其二,网络圈层具有较强的封闭性,窄化了青年的价值取向。在网络圈层中,青年身处一个思想高度一致的环境,多数人的价值观念会误导甚至同化少数人的价值观念。在此种情形下,青年的求知欲可能会不断减弱,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可能会不断下降。为了融入圈层,青年可能会不自觉地迎合群体价值观念,导致非理性的判断成为主流,其个体自主性被逐步消解。其三,网络圈层中暗语集结,形塑了青年独特的表达习惯和话语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有些网络圈层还形成了一套用于确认身份、划分圈层的通用的网络暗语,如汉服圈的“山正”、电竞圈的“炸鱼”、二次元圈的“赛高”等。这些网络暗语不仅是网络亚文化发展的新动态,也是意识形态传播的新方式,其背后蕴含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具有导向性。如果任其自由发展,一些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良信息便会乘虚而入,渗入青年的日常生活,甚至造成主流话语的“失势”。

网络圈层虽然为青年提供了价值交流的平台,但长此以往,圈内青年在思维方式、行为举止、语言习惯等方面可能会趋于同质化、单一化、极端化。青年为追求共同价值而入圈,又容易在圈内迷失方向,可能陷入良莠不齐的精神“迷茫圈”,难以做出客观理性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三、网络“圈层化”背景下青年精神需求困境的成因

人的精神需求不能仅靠物质生活来满足,

还要以丰富的精神供给为支撑。网络“圈层化”背景下,青年所面临的认知闭塞、情感困顿、价值迷茫等问题,恰恰印证了当前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供需失衡问题,这种供需失衡主要表现为理论知识供给、个体关怀供给和主流话语供给难以契合当代青年的精神需求。

(一)理论知识供给与青年纵深的认知需求失衡

在网络“圈层化”影响下,青年拥有了更宽广的知识来源渠道。当传统的课堂不再是学习的唯一途径时,青年更倾向于从各个网络平台进行知识补给,但碎片化的知识供给难以与青年纵深的认知需求达成平衡。

首先,海量的知识供给加剧了青年的信息焦虑,难以精准化满足青年的认知需求。与传统课堂教学相比,青年学生更倾向于通过网络媒体,如抖音、微博、小红书、哔哩哔哩等自媒体平台快速获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呈现主体“离散化”、内容“碎片化”、形式“快餐化”等特征。由于大多数信息没有经过审核和深度加工,且没有和青年自身的行动建立联系,过量的知识涌入就容易掩盖重要的、具有针对性的信息,导致信息失真或信息堆积。当青年进行自主学习时,就会面临选择的内容过多而无从下手的问题,筛选信息成为其学习前的首要难题,从而引发信息焦虑。

其次,“私人定制”知识在网络圈层内供给过多,而在现实教育中则相对不足,难以满足青年多元化的认知需求。基于共同诉求和社交关系建立的网络圈层,其信息传播模式构成“强关系”链接,并不断传播发散。各类观点在讨论和交流中逐渐得到强化,促使青年对网络圈层产生依附感、归属感与认同感,但网络圈层内的海量信息真假难辨,容易误导青年。在现实教育中,以思政课堂为例,由于学生数量较多,教育者难以对其进行个性化教学,且无法像机器一样准确推测学生的喜好与需求,导致在课堂教

学、实践教学等活动中,容易出现“教”与“学”不匹配的状况。

最后,电子设备的普及使信息获取更加便捷,既满足了青年快速了解事物的基本需求,也激发了他们进一步探寻高阶理论知识的需求。在网络“圈层化”影响下,青年不再囿于感观的、经验的、表象层面的社会认知,而是表现出对以理性思考为主导的,具有超越性、高阶性、发展性的理论认知的需求^[23]。正如尼葛洛庞蒂在《数字化生存》中所阐述的:“当我们日益向数字化世界迈进时,会有一群人的权利被剥夺,或者说,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24]在数字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教师的部分职能正在被机器取代。随着青年对社会认知需求的逐渐攀升,他们更倾向于通过网络选择“电子教师”,这使得现实中教育工作者不再具有不可替代性。然而,当青年现有的认知变得浮于表面,无法通过已有知识解决所面临的矛盾和困惑时,焦虑、纠结、内耗等问题便纷至沓来。如果没有系统、深入、透彻的理论与之呼应,他们看待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将变得粗浅,难以适应社会发展节奏。

(二)个体关怀供给与青年隐匿的情感需求失衡

伊娃·易洛思在对情感资本主义理论的研究中指出,尽管数字互联网时代为人们提供了更多表达情感的途径,但人们仍然难以过上理想和满意的情感生活。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情感资本主义的影响,即他们“清楚社交网络存在的弊病,却又‘心甘情愿’地受网络交友的宰制,并日渐成为数字资本主义进行再生产的资源”^[25]。在网络“圈层化”背景下,当代青年也面临着情感困扰,并呈现一种“冷亲密”的情感状态。

首先,互联网使青年更擅长隐藏情感,导致学校、社会 and 家庭的显性教育内容难以精准对接青年的情感需求。有研究显示,当网络空间

成为青年日常社会交往的主流阵地时,青年的社交态度和社交文化也被网络特有的社交行为影响着和塑造着^[26]。当代青年大多是网络原住民,他们更加追求新兴技术与爆炸式的信息热点,但这也容易让非理性情绪蔓延。尤其在当今激烈的社会竞争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在网络平台上表达情绪,传达他们在现实的压力与未来的焦虑下的消极态度。由于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不断加重,青年往往选择在网络圈层中诉说和倾听。在有着同样兴趣爱好、价值理念的圈子里,青年会更愿意呈现真实的自我。

其次,社会舆论对青年的各类言行批判有余而关怀不足,使得他们真实的情感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青年长期处于网络圈层中,可能会对现实社会产生疏离感与排斥感,尤其是在媒体舆论的加持下,青年的言行更容易被误解或放大。当他们发现在现实中得不到理解与认同时,就可能利用网络圈层将自己封闭起来,导致他们的表达意愿不断降低,孤独感不断加重。从“网上的狂欢”到“现实的孤单”,从“没人听我说”到“我不想对别人说”,当代青年的表达意愿下降,导致倾听他们的声音、获取他们的真实想法愈加困难^[27]。从Z世代开始,青年的“触网”年龄越来越小,不少人在还未具备自主理性思考的能力之时就开始在网络世界中“游荡”,形成了个性化的群体,这种现象在“饭圈”“电竞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一些网络“骂战”、热门话题讨论中,低龄群体已经成为“主力军”。面对网络乱象,批判的声音固然重要,但理解和关怀青年的精神需求同样不可或缺。

最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圈层思维差异,容易导致情感供给的错位。网络圈层虽然为青年提供了情绪安置的港湾,但在现实中,他们又被孤独感和失落感所包围。这实际上与圈层思维差异密切相关。对教育者而言,如果不了解某一圈层的文化和观念,就很难与圈内

人员共情,从而导致圈里与圈外的阻隔。这种矛盾的情感长期充斥在青年周围,使他们渴望寻求情感慰藉却又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倾诉渠道,孤独感不断被放大,呈现一种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状态。

(三)主流话语供给与青年微观的价值需求失衡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6](P151)}在多元价值流行的今天,每个青年都有着鲜明的人格特质与不同的价值需求。当主流话语供给与他们的价值需求出现失衡时,他们就容易陷入精神迷茫。

首先,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开拓了青年的视野,在向青年传递不同思想文化的同时,对青年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造成了干扰。新时代青年拥有更多走向世界的机会,能够较快地适应时代的变化,具有较强的现实感和使命感。然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加快了青年工作、学习及生活的节奏,导致浮躁心态在青年群体中蔓延。尤其在算法推荐的影响下,网络圈层中的青年更倾向于选择“我喜欢的信息”,更加关注自我爱好而非自我认知,对知识的追求难以企及他们对个人喜好的追求。这使得他们在听取某一观点时容易感性至上而忽略客观事实与真相。事实上,过度地坚持自我也是一种自我封闭,当感性打败理性,青年的价值观念会更加固化,进而对主流价值观念产生抵触情绪。不仅如此,青年敢于挑战权威、热爱自由的个性化特征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和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在微博热搜、抖音热榜等平台支持下,网络圈层中传达的激进的、片面的甚至是煽动性的观点都可能迎合青年的价值需求,导致他们做出错误的价值判断。

其次,网络圈层中多元的身份表达导致圈层内部生态复杂化,主流话语在网络话语影响

下逐渐式微。不同时代的青年对社会有着不同的感受,也有着独特的话语表达方式。新时代青年在网络圈层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话语,这类话语反映了他们的思想状况和价值理念。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青年的叙事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更倾向于微观的日常生活化叙事、轻松愉快的娱乐化叙事和形象直观的图像化叙事,而非抽象化的宏大叙事、理性严谨的理论叙事、枯燥的文本叙事^[23]。在此基础上,网络圈层内的信息就会拥有绝对的信任优势,比主流话语更容易抵达青年的思想领域,从而无形地消解了学校、教师、主流媒体等的权威性,使得主流话语的影响力下降。

最后,由于志趣相投,网络圈层中的青年往往能在思想上产生共鸣,但这也引发了圈层鄙视链下的成员站队现象。每个圈层都有其固定的传播内容和话语表达,圈层内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其相对稳定的接收内容。随着青年社交圈层的不断扩大,社会信息在多主体之间传递和流动的速度不断提升,网络圈层无形地塑造了一批特定的价值观传播群体。不同的文化和思想在封闭的圈层中不断凝聚,并在各自对应的受众群体间传播并形成闭环,为青年营造了独特的圈内文化氛围,满足了部分青年追求自我、标新立异的心理需求。但文化的阻隔只会让人走向闭塞,让青年只认同自身的圈层文化,对圈外的文化产生排斥感和抵触情绪。

四、网络“圈层化”背景下优化青年精神供给的策略

网络“圈层化”折射出的种种现象反映了青年内心的真实写照,要破解网络“圈层化”背景下青年面临的精神需求困境,就要引导青年从网络回到现实,帮助青年及时认清精神“舒适圈”“孤独圈”“迷茫圈”的危害,使其不被网络“圈层化”所左右。同时,应积极从思想政治教

育层面进行供给侧改革,优化青年精神供给,引导青年实现精神“破圈”。

(一)优化认知供给,破解精神“舒适圈”

在网络“圈层化”影响下,现有的理论知识供给与青年纵深的认知需求表现出失衡状态。我们应从知识供给的源头、方式及内容上进行调整优化,消解精神“舒适圈”带来的负面影响。

首先,从信息源头切入,引导青年合理筛选信息,以精准化的知识供给缓解青年的信息焦虑。在信息大爆炸时代,青年逐渐习惯了数字化学习,甄别及筛选信息的能力有所减弱。当面对难以解答的问题时,青年往往选择通过搜索引擎来获取答案,自主寻找正确答案的能力有所下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5]针对网络圈层超负荷的信息推送,必须加强信息监管,尤其要规制“算法滥用”行为,避免青年沦为数字技术和智能设备的附庸。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算法推荐模式,对高质量的信息和低质量的信息进行分类管理,避免或减少低质量信息和虚假信息推送。既要合理运用数字技术打破圈层的隔膜、实现信息互通,又要做好信息减法、防止信息的过量输入。

其次,积极改善教育方式,提升知识供给的针对性,实现网络圈层内外“教”与“学”的有机结合。教育者应当积极接触网络圈层、了解网络圈层,站在青年的角度思考问题,引导青年在网络圈层中合理表达对各类议题的不同观点。网络圈层之所以能够吸引青年,是因为其具有“对症下药”的精准性。因此,教育者应针对青年关注的问题和常用的学习方式来调整教育方式。一方面,应多方了解不同网络圈层的文化传播样态,结合教学内容积极改进教学方法,将抽象的理论知识与具体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另一方面,要引导青年自觉筛选与解读网络圈层信息,避免被网络舆论影响自身判断。对青年

关切的热点问题进行正面解答,避免照本宣科、含糊其词。

最后,适时调整教育内容的理论深度和高度,以高质量的知识供给回应青年的思想困惑。在这一问题上,思政课教师任重而道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教师给予学生的不应该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而应该是观察认识当代世界、当代中国的立场、观点、方法。”^[28]面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当代青年难免产生种种疑惑,迫切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当网络圈层中的“私人定制”信息过量时,必然会降低青年的学习热情。因而,教育者在提升自身理论储备的同时,还应积极学习和适应数字化生活,只有直面数字技术带来的挑战,才能确保学校教育的不可替代性。

(二)优化情感供给,破解精神“孤独圈”

网络圈层看似已成为青年的聚集地,但实际上难以触及并解决青年精神孤独的问题。为化解青年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我们既要回应青年“现实自我”的种种问题,又要关注青年“虚拟自我”的情感困惑。

首先,站在青年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做好调查工作,真正做到与青年“共情”。当代部分青年之所以出现群体焦虑、倦怠,是因为在日益被数字化技术和智能算法催生的绩效考核体系下感到不适所产生的效应^[29]。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要走入青年的精神世界,倾听他们的困惑和呼唤,实现思想上的深度交流和心灵上的相互信任。面对网络“圈层化”现象,教育工作者要尊重和理解青年,并主动融入其中,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和线下方式,如借助微信、QQ、邮件、线下面谈等,直接或间接地与青年交流心得、分享故事,引导青年合理排解消极情绪。

其次,客观看待在青年群体中流行的话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及时关注青年在不同平台、不同场合的各类发声。青年在网络圈层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态度和思维差异,这些差异

在出现网络舆情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受网络写手和所谓的“大V”的影响,青年可能会对网络世界的一些现象感到无所适从,进而在个体精神层面产生道德危机和信任危机。例如,在网络上义愤填膺、慷慨陈词的青年,在现实中可能不善言辞,如果一味对其批评指责,那么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对心态积极的青年,可以鼓励他们优秀的网络圈层文化从线上推广到线下,支持他们开展有意义的圈层活动,让不同的圈层之间互相联动;对心态消极的青年,可以鼓励他们拓展交流空间,引导他们主动敞开心扉,避免疏离社会的风险。

最后,在尊重青年、了解青年的基础之上,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真情实感回应青年。如前所述,青年同辈与长辈之间的不同圈层分离样态和圈层思维差异,容易导致教育者情感供给的错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在课堂上展现的情怀最能打动人,甚至会影响学生一生。真信才有真情,真情才能感染人。”^[28]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为例,课程教学内容虽然涉及培养青年的爱国情感、时代责任感、道德感等,但若以不同的方式讲述同一案例,课堂效果会大相径庭。在数字化盛行的今天,教育工作者需要更加敏锐地捕捉青年的情感动向,用好技术而非过度依赖技术,通过网络了解青年,在教学中感染青年,以现实的关爱化解青年的精神孤独。

(三)优化价值供给,破解精神“迷茫圈”

圈层具有多样性,青年的表达形式丰富、诉求多变,可能导致网络圈层价值观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破解青年的精神“迷茫圈”,需要创新主流话语的表达方式,引导青年自觉分辨与抵制错误社会思潮,培养青年的价值自觉。

首先,严防网络圈层内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的渗透,教导青年如何辨别是非。网络圈层中的错误思潮可能被包装成各种形式,如电子游戏圈层以节日活动、会员制任务等诱导青年

消费,强化拜金主义;旅游圈层存在消费鄙视链、旅行地鄙视链,强化享乐主义。在这类错误思潮的影响下,青年似乎表现出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并表现为对社会和他人漠不关心,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当用科学的理论引导青年,强化青年的理想信念,尤其要帮助青年确立正确的价值立场和价值标准,认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紧密关联,提高青年对各种社会思潮的鉴别力,使其认识到错误思潮的本质危害。

其次,积极创新主流话语表达方式,使其能更好地融入青年不同的网络圈层。引导青年坚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积极关注青年的实际需求,改变传统的话语表达方式,以青年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交流。相较于网络圈层的娱乐化叙事,主流话语的宏大叙事对青年而言就显得抽象难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学习借鉴网络圈层的话语表达方式,了解青年的兴趣动态、思想倾向和价值诉求,从而将这些元素融入主流话语表达中。例如,可以借助哔哩哔哩、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分段式、故事化、背景化的科普讲解,以弥补传统课堂教学的不足。

最后,唤醒青年的主体意识,积极培养青年的价值自觉,引导青年正确看待圈层各类“话语”。网络“圈层化”是一种正常现象,关键在于青年是否能在圈层中保持理性认知。网络圈层不是窄化青年的孤岛,青年也不应将自己禁锢在现有网络圈层内。作为新时代社会发展生力军,青年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数字化环境中破茧而出,不仅能够“入圈”,还要能够随时“出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鼓励青年跳出网络圈层的时空、地域、文化限制,培养青年使用数字化技术和驾驭数字化技术的能力。

[注释]

① Z世代,也称为“网生代”“互联网世代”“二次元世代”

“数媒土著”,通常是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一出生就与网络信息时代无缝对接,受数字信息技术、即时通信设备、智能手机产品等影响比较大。

[参考文献]

- [1] 彭兰.网络的圈子化:关系、文化、技术维度下的类聚与群分[J].编辑之友,2019(11):5-12.
- [2] 项久雨.透视青年“圈层化”现象:表征、缘由及引导[J].人民论坛,2020(1):104-106.
- [3] 罗琳.青年网络“圈层化”的时代特征、生成机制与风险防控[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3):75-83.
- [4]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4):242.
- [5] 习近平.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J].求是,2023(18):4-9.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30.
- [8] [美]托马斯·科洛波洛斯,[美]丹·克尔德森.圈层效应:理解消费主力95后的商业逻辑[M].闫晓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 [9] 张铨洲.“入世与出世”:青年群体网络“圈层化”的困与策[J].中国青年研究,2022(3):89-94,43.
- [10]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三版)[M].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0-53.
- [11] 骆郁廷.精神动力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90.
- [12] 操菊华.精准思政理念下青年学生的精神需求图景及其引导[J].湖北社会科学,2021(6):138-143.
- [13] 迟海波,迟慧.新时代青年学生精神成长需求的现实样态及引领理路[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3(2):65-72.
- [14] 廖小琴.新时代青年精神需求的积极变化与主要特点[J].人民论坛,2024(14):25-29.
- [15] 张雪梅,张怡凡.虚拟偶像映射下新时代青年的精神需求矛盾及消解[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4(2):32-43.
- [16] 宋德孝.供给侧视角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大学生精神需求的精准化对接[J].思想教育研究,2020(2):82-87.
-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青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7.
- [18]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联合夸克App发布年度关键词“AIGC”、“平替”引领全年潮流[EB/OL].中国青年网,https://news.youth.cn/jsxw/202312/t20231227_14990417.htm.
- [19] 陈方芳,杨瑾雯.大学生社会心态的网络调适和疏导对策:基于重大突发事件背景下的思考[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95-103.
- [20] 马会端.跨越“信息孤岛”:网络社会交往的技术重构[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11-19.
- [21] 孙寿涛,张晓芳.断裂与弥合:数智时代Z世代“轻社交”行为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3(11):15-22,14.
- [22] 阎国华,闫晨.网络圈群栖居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应对[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1(2):54-61.
- [23] 闫方洁,郝敏.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效供给论析:基于新时代大学生精神需求的分析[J].思想理论教育,2023(7):73-78.
- [24] [美]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南:海南出版社,1997:268.
- [25] [法]伊娃·易洛思.冷亲密 为什么爱越来越难[M].汪丽,译.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144.
- [26] 张志安,龚沈希.中国青年发展十大热点观察报告(2022)[J].青年探索,2022(6):17-30.
- [27] 聚焦青年“圈层化”:从网上的狂欢到现实的孤单[EB/OL].央广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5592425368593175&wfr=spider&for=pc>.
- [28]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是,2020(17):4-16.
- [29] 蓝江.数字社会转型中如何理解与化解青年焦虑[J].人民论坛,2022(19):90-92.